

《肥龍過江》搭建多個日本街景

甄子丹讚像真度高

打得好爽

新春將至，而過年正值是香港人「返鄉下」的季節。要是今年決定留港過新年，將於1月23日上映的重磅賀歲片《肥龍過江》或許可以帶你回到香港的另一個「鄉下」——日本，拋開香港的氛圍，看看為香港人熟悉的日本風光，同時感受動作、速度、在日本街頭上追逐帶來的快感。除此之外，「宇宙最強」的甄子丹竟然變成了一個二百多磅的「肥龍」，同大家歡度新年。

文：陳儀雯

電影中的男主角朱福龍由甄子丹飾演，他將一改平日健碩的形象，變身一個兩百多磅的胖子。這一切都源於朱福龍未婚妻可兒（周麗淇飾）悔婚，讓他從一個身手敏捷、破案率極高的香港警隊成員，變成一個靠食物解困和減壓的人，過着糜爛的生活。由於朱福龍無止境地放縱，生命一蹶不振，由張繼聰飾演的上司黃警司決定將朱福龍調往日本，以委派他執行一個簡單任務的名義，讓他趁這機會減肥和減輕壓力。

主角低谷中遇上了不幸

然而，朱福龍不但沒有順利將押送疑犯前往日本的任務完成，在與日本警方遠藤助三（竹中直人飾）交收疑犯時，讓疑犯逃脫，其後甚至離奇死亡。低處不算低，他接着還遇上一連串不幸的事件，讓他在日本失去所有財物。而當時在異地遇上香港人的協助也算是在不幸中的大幸。由王晶飾演的瀟灑哥和開火鍋店的芳華絕代（毛舜筠飾）在此時的出現，給朱福龍帶來了適時的安慰，也為他暫時解困。瀟灑哥願意與朱福龍攜手尋找真相，可惜事件已經到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，連朱福龍身邊的朋友都受牽連。為了擺平事件，他誓要留在東京徹查到底。

谷垣健治從臨記到武指

《肥龍過江》是由原為日本電影動作指導的谷垣健治（Kenji Tanigaki）執導的處女作。過去他曾經參與《殺破狼》、《導火線》等多部甄子丹主演的製作，也曾回到日本為《浪客劍心》系列真人電影版當武術指導，甚至憑電影《邪不壓正》，與何鈞、嚴華獲得

送《肥龍過江》換票證

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
由 MediAdvertising (HK) Ltd. 送出《肥龍過江》電影換票證 20 張予香港《文匯報》讀者，有興趣的讀者們請剪下《星光透視》印花，連同貼上 \$2 郵票兼註明「《肥龍過江》電影換票證」的回郵信封，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 7 號興偉中心 3 樓副刊部，便有機會得到戲飛兩張。先到先得，送完即止。



甄子丹變身一個兩百多磅的胖子。

《第 55 屆金馬獎》「最佳動作設計」獎項，除了見到他在動作片上有豐富的經驗外，他也熟悉香港電影市場的文化。在香港已經定居 26 年的谷垣健治，從臨時演員到動作指導，這次決定突破事業的邊界，當上電影導演，除了繼續延續動作片的精神以外，也給觀眾帶來了嶄新的視覺世界。

即使製作團隊曾經考慮遠赴歐洲拍攝，但最終卻還是選擇留在亞洲，並以日本作為背景，搭建了多個日本旅遊名勝場景。包括東京最知名的海鮮批發市場「築地市場」、新宿區的歌舞伎町，以及最為人們熟悉的東京鐵塔。監製王晶指：日本是香港大眾默認的「鄉下」，相信會更容易引起共鳴。電影中日本少數的大型紅燈區之一歌舞伎町以搭景的方式呈現，像真度極高，盡顯製作團隊的誠意。飾演主角的甄子丹透露：「大部分歌舞伎町的動作戲都是搭景裡面拍攝，所以我打的時候都不會怕打爛，拍得好爽。」甄子丹又表示：「對於這次的搭景感到非常滿意，而且還有一種分不出來是日本街頭還是佈景的錯覺。」



歌舞伎町以搭景的方式呈現。



朱福龍低谷時遇上芳華絕代。



瀟灑哥願意與朱福龍攜手尋找真相。



電影取景日本，觀眾更容易有共鳴。

《深海異獸》向《異形》電影致敬



荷里活型格人氣女星姬絲汀史釗活突破形象，以超短金髮主演的驚悚科幻動作片《深海異獸》（Underwater，圖），除了姬絲汀超勁爆造型之外，還有《權力遊戲》（Game of Thrones）人氣亞裔女星謝茜嘉軒域（Jessica Henwick）和法籍型男雲遜卡素（Vincent Cassel）主演。

姬絲汀超短貼頭髮型，令人聯想到《異形 3》（Alien 3）中薛歌妮草花（Sigourney Weaver）的光頭造型。而《深海異獸》的故事圍繞深海研究站及鑽探石油，這個無邊無際的海底世界與《異形》飛船 Nostromo 到外太空探礦的與世隔絕設定似曾相識。另外一直潛藏在深海之中神秘又兇猛的怪物，其突如其來的撲殺人類方式，也恍似《異形》再生，只是今次發生的場地並非在外太空之中，而是在深海之內。

劇情講及一場毀滅性地震，令位於 37,000 呎海底的深海研究站陷於淹沒，駐守其中的 6 人隊伍為求在惡劣環境下逃生，必須依靠重型裝備，徒步橫越漆黑的海床到達荒廢的鑽探站，不但要克服缺氧危機，還有藏在最深處的兇猛變種生物，隨時展開恐怖撲殺！

在逃生過程中，他們開始懷疑自己並不是深海之中的唯一生物，冒死對抗神秘異獸！結果令他們的冒險之舉變得更加危險。諾雅（姬絲汀史釗活飾）和隊友發現自己已成變種生物的獵殺對象，想要活下來，就必須拿出所有勇氣拚死一搏！

外媒紛紛指出《深海異獸》電影有如「海底版《異形》」，設定恍似向上映 40 周年的殿堂級科幻驚悚經典《異形》（Alien）致敬。

文：路英

導演：William Eubank
演員：姬絲汀史釗活、謝茜嘉軒域、雲遜卡素、T.J. 米勒
支持指數：★★★★ 好睇指數：★★★★
感動指數：★★★★（以 5 星為滿分）



一聽到大台的《黃金有罪》（圖）由張兆輝主演，我的腦海裡不期然想到該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一齣長劇《黃金十年》，不僅名字相近，而且同樣由張兆輝主演。但這裡無意比較兩劇，因兒時看《黃金十年》實在悶得發慌，情節根本全忘掉了，故無法比較。故事是影射八十年代某飲食集團的詐騙案——猶記得從父母口中得悉，因為受害者眾，不少人對陳松青這傳奇人物恨之入骨。當年的恨意，或許能成為今天的「賣點」。

《黃金有罪》的故事背景定格在香港人最緬懷的七八十年代，舊式唐樓、同屋共住「包租婆」、喇叭褲、日式夜總會，還有正途和非正途的無限機遇。《黃》劇雖然仍被觀眾和傳媒提到穿幫位，以及飾演水敏婷的陳澄，衣着打扮根本是從二零二零年穿越到七十年代，但整體無論道具、造型以至當時說話用語，也盡量還原三四十年的香港，總算無礙觀眾投入昔日那美好又醜惡的世界。

劇中的主角，自然是飾演榮木桐的張兆輝，張氏明明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演員，但二零二零年居然還可以扮演三十多歲的「年輕人」，即使跟戲中的蕭正楠和洪永城「稱兄道弟」，看來也不算突兀，不禁令人佩服他駐顏有術。其實筆者一向認為張兆輝適合飾演大好角，因為現實中奸人根本「有樣睇」，外表愈忠厚愈容易欺騙別人，特別在商業世界——所以由他擔演榮木桐一角，是一個現實感強的選擇。

如果你仍回味昔日電視劇集，《黃金有罪》或許仍有一定吸引力：恩怨情仇、複雜交錯的感情線、情深意重的好女人、聽到有朋友的大奸角……種種元素都是易於煽動觀眾情緒。基於情節安排，首兩集已「劇透」了榮木桐是個不惜踩着好友上位的壞人，故此不難預測創作人背後的計算，是希望師奶大孀類觀眾會看得咬牙切齒，從而帶動她們邊罵邊看地追劇。究竟這方略能否奏效？還要待更多時間驗證。不過看罷首周劇情，筆者發現《黃》跟如《大家族》這類八九十年代大台重頭劇故事套路極為相似，然而這趟我卻理解其「苦心」：既然明知年輕人已經鮮看電視，倒不如暫時將注意力重新放回一些會看無綫的觀眾群身上，先護好「基本盤」，短期來說不失為一個務實的決定。

文：視播人



睇電影已經成為年輕人娛樂消遣之一。設計圖片

90 後全年貢獻 55% 票房

多元化的電影，自然會吸引到不同年齡層的人士入場睇戲，這體現了中國電影市場在不斷走向成熟。日前，中國電影評論學會等主辦的「光影中國」電影榮譽盛典在北京舉行，會上發佈的《2019 年度電影市場報告》顯示，90 後已成為觀影主力消費人群，貢獻全年一半（55%）以上的票房收入；00 後的觀眾也在快速增長，貢獻了 2019 年票房總額的 7%。可以理解，電影市場愈來愈貼近年輕人的感觀，已經成為大家日常生活娛樂消遣之一。

根據報告，2019 年中國電影總票房 642.66 億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同比增長 5.4%，其中國產電影持續發

力，票房達 411.75 億元，市場佔比 64.07%。報告又指出，2019 年電影市場持續增強，電影銷售前 15 名的電影票房之和佔全部電影總票房的五成以上；例如，三四線城市票房也增長迅速，達 222 億元，令人關注。

至於，社交平台直播也使到票房、口碑提高，是 2019 年中國電影市場的一大亮點，像《流浪地球》、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等多部電影憑藉口碑好而積聚的人氣，使各大院線紛紛延長檔期，進而帶挈票房高企。

據了解，目前中國已經穩居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場，與美國市場的差距拉近了。

文：莎莉

《幻愛》給城市人內心的治療

近年由香港電影發展局的電影發展基金所資助拍攝的電影，水準都越見其高，《幻愛》（圖）這部純香港電影就是其中之一。影片的故事背景設定在屯門這個基層社區，透過男女主角的邂逅、相識、相愛，疑真似假地遊走在現實與幻想之間，亦透過角色背景的刻畫和身份上的矛盾，反映出一份能醫不治醫的孤寂和無奈。

要拍攝精神病患者的個案，尤其關於出現幻覺方面，導演透過鮑起靜所飾演的心理醫生，帶出很多專業的學術知識，亦反映出劇本撰寫時所儲下大量的資料搜集功夫，透過這些學術知識，令觀眾對男女主角這一段疑幻似真的感情線，看得更加投入而憐愛。

同是天涯淪落人，對於心理精神出現問題的人來講，本身已懷着一份心事有誰知的痛，既不想活在別人可憐的目光底下，同時又害怕把心事告訴別人。所以戲中這對主角的遇上，正正因為「我懂，我經歷過」二人同樣在心理出現很大的陰影，認定自己是個不完美的人，二人的相遇就成了彼此心靈上最大的慰藉。戲中兩位男女主角劉俊謙、蔡思韻同屬影圈新世代，二人在戲中發揮空間極大，尤其女主角後半段剖白身世後的心理波動，以至蔡思韻一人分飾兩角的角色要求差異，令蔡思韻雖仍屬影壇新演員，但大有機會衝擊來屆金像獎影后寶座。電影選擇以唯美的愛情片方式去探討這種心理精神問題，所以把男女主角的經歷也來得夢幻化一點，尤其結局一幕的處理，是真？是假？或許亦是導演留給觀眾的開放式想像空間，讓大家可以自行幻想這對男女主角的結局，同時讓觀眾在兩小時面對這種精神感同身受後的「折磨」後，為世界來一點美麗的留白。

文：艾力

